

知無不言 (六)

● 陳若曦 (中央大學教師、自由作家)

草藥是我們的傳家寶

草藥效用不輸西藥

中國北方常見的楓樹，在美國叫「日本楓」；亞洲司空見慣的長條茄子，在美國叫「日本茄」。我想，如果不努力，老祖宗打《本草綱目》就開發出來的中草藥，有一天（可能很快地）會被日本的「漢藥」所取代；只是此漢非彼漢，翻成英文也許就變成「日本草藥」了。

去年冬天有幸和慈濟醫學院的齊淑英教授去參觀台東農業改良場，該場的藥用植物園令我大開眼界，也讓我浮想連翩。

在一公頃半的園子裡，種有六百多種植物，草本的種在排列整齊的方畦裡，木本的圍在四周，許多正開著花，姹紫嫣紅，美得像一座大花園，也看得我眼花撩亂。許多司空見慣的野草如鹽酸草和豬母奶，竟都是著有療效的藥草。

李興進是這個「特用作物研究室」的主持人，整個植物園由他一手創建，目的在保存和繁殖台灣的土生藥用植物，也引進外來品種。

台東山清水美氣候好，山坡地充滿了野生植物，知本溫泉附近有個山坡叫「藥山」，日據時代就是培植藥用植物的大本營。現在，凡是日本種不好的植物都委託農改場育苗並拿到太麻里一帶的山上種植。

原來台東在日本「漢藥」界還很有名望哪！

從交談中得知，日本對漢藥和草藥的研究，其專注和熱衷用「不遺餘力」形容絕不過分。

李興進去日本進修時，參觀過武田藥廠，發現廠本身就擁有一座大藥山，種滿了各種各樣的藥用植物，也養了一批研究人員，並

以先進的科學方法進行漢藥的研製。

此外，現今各大學都有來自大陸的留學生，教授往往鼓勵這些留學生回中國探親度假時，想方設法為他們搶來各種珍稀藥材和藥草。

所以我前面說了，中國人再不珍惜和努力，「中藥」易名「漢藥」，甚至被稱為「日本藥」的假設，很可能離事實不遠呢！

「僅產於蘭嶼的青脆枝，」李興進說，「就是日本人發現的。」

一九八五年，有個日本廠商從蘭嶼珊瑚礁風化土壤的植物中，分析成分發現，青脆枝這種植物對抗腫瘤很有效。但是日本氣候不合適繁殖，於是委託台東農改場代為育苗栽培，當然對藥的用途含糊帶過。李興進為了進一步了解台灣的植物，毅然接下了這個任務。經過兩年的細心照顧，其間他還飛到蘭嶼去觀察這種植物的習性和植株生態，並在資料上查到它又叫「臭麻比木」，終於育成了數萬株樹苗。

日本商人很佩服他的敬業精神，合作結束時給他留下一點當母樹。如今已有兩棵長成一米半高，枝繁葉茂，顯然願意在台東「落戶」了。

在李興進的眼裡，花花草草都是藥。難怪有人封他「愛拈花惹草」的男人。

「只要對症下藥，草藥的效用並不輸西藥。」他說：「一帖偏方氣死一個外科醫生，是常有的事。」

齊淑英教授很相信。前不久她的畫家朋友左腿的膝關節紅腫疼痛，結果住進台大醫院做手術。手術後兩個月了，仍未消腫，只好出院回家改用中藥醫療。

正好齊教授認識埔里一位林老先生，他年輕時是拳師兼賣傷藥，精通草藥。林老聽到病情的介紹後，囑咐畫家去拔一種叫打骨消的草，洗淨搗碎了敷在痛處即可。

「信不信由你，敷上後的第二天，腫就開始消下來了！」

敷到第八天時，腫全消了，畫家可以起床，並且扶杖在室內走動。

林老接著建議採用物理的泡澡療法，同時讓病人喝綠豆薏仁湯以去毒（長期使用抗生素所積存的毒素）。一個月後畫家康復如故。可見花花草草都是藥，老祖宗留下來的珍寶，不但不能丟，還要發揚光大才對。

日本的鄉村

小橋流水疏落有緻

打從六十年代初，我搭貨船赴美留學時途經日本算起，三十年中去過三趟日本，每次都走馬看花般在東京和京都兩地轉一圈就走。最後一次被高昂的物價追得氣喘吁吁，一度發誓，再不來日本了！

奈何人算不如天算，在上海認的乾爹石光海醫生，近年在日本北茨城行醫，於是日本又成為探親的對象。

好在北茨城距東京三小時車程，另有一番風土人情，感受又自不同。石爹最近決定移民美國，我就近飛去送行，正趕上紅葉季節，著實飽餐了一頓美色。

這地方雖稱「城」，實則山谷村莊，一條連接外地的柏油路大概就算是「城裡」吧，也只有路旁幾間供應民生必需品的店舖，包括石爹的診所。山谷中主要是精耕細作的農田和疏落有緻的屋舍，一條可供垂釣的華川溪蜿蜒其間，小橋流水的景緻倒是充滿了鄉村野趣。

石爹的房子位於小坡上，灰瓦白牆，前後院花木扶疏，和左鄰右舍殊無兩樣；不同的是它有個視野極佳的廚房。從洗碗槽的窗口望出去，鄰居家美麗精緻的花園盡收眼底；越過灰瓦屋頂是翠綠的菜園和收割過的稻田，這裡那裡還點綴著剛吐花蕊的聖誕紅和葉片染得黃澄澄的銀杏樹。

最美的是對面的山峰，好像天帝打翻了染色盤，叢林被潑灑出五顏六色，在秋陽下光澤濃艷得要冒煙燒滾開來似的。凝視久了，人會像喝醉了酒，跟著耳熱腮紅起來。

但是好的還在山裡呢！一年的春秋兩季，山村熱鬧得很，每天都有遊客絡繹不絕來「朝山」；不是燒香拜佛，而是欣賞櫻花和觀看紅葉。

山裡有一段溪澗，被兩岸楓林遮蔽得密密麻麻，遠望如同天空飄下一條彩帶，也像山頭瀉下一道絳紅瀑布，美得懾人心魄。近看則見楓葉層層疊疊，清一色紅得亮麗耀眼，也紅得莊嚴肅穆，似乎正全力以赴地做最後一次衝刺，讓生命有個完美的展現。

許多日本遊客在溪旁錄影和照相，個個屏氣凝神地，唯恐打擾了這場秋的祭禮。

我住過美國的紐英格蘭地區，最愛在秋天驅車郊遊，看不盡漫山遍野的錦繡紅妝。北京香山的紅葉也很有名，然而格局較小。日本介乎其間，可能樹種單純因而紅得既純淨又深沉，給人一種悲壯淒美的哀艷感。

去年曾來看過櫻花，花雖美麗繽紛卻不如楓紅來得壯觀。山村的紅葉實在不同凡響。

日本有些地名很有趣，譬如「中妻」、「我孫子」；又譬如明明是山村，何以叫「北茨城」呢？

石爹卻總是為這「城」字辯護：「日本已經消滅了城鄉差別，鄉下和城裡沒多大區別，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因此叫城也不為過嘛！」

誠然，石爹是宜蘭人，留學日本後去大陸行醫，因山河變色而滯留大陸四十多年，聽慣了「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可是兒子「上山下鄉」的結果卻是過著近乎原始的生活。

老人家還是這幾年到日本鄉下行醫了，方才體會到「消滅城鄉差別」的意義。日本現代化很徹底，就是鄉村也是家家有汽車和電視，柏油路直鋪到門口，車行幾分鐘就接上鐵路和高速公路，百貨公司和遊樂設施可曰近在咫尺。

如此有城市之便而無車馬之喧，鄉村生活實在優點多多。

古道遺風治安良好

尤其鄉村道路整潔，空氣香甜，據說剛來時多有深呼吸的衝動。

「日本的農業早已機械化和企業化了，人力用得少，老人和女人就可操作。」石爹說：「播種季節時，城裡就來人，帶著育好的苗替農家播下地裡；到收穫時，他們又來代為收割。農民基本上只做些蒔草和灌水等看顧工作就行了。」

平常，農民都另外出去打工，務農實際成了一种副業。

政府保護農業，一磅日本米的價錢等於美國米的五倍。農民的收入很好，故能安居樂業，我拜訪的人家，有的定居四五代，有的家族一百多年，已數不清輩份了。

有機會到東京工作的人家，甚至選擇住在鄉下。社會安定，莫此為甚。

環保的觀念在山村並不陌生。晚飯後常看到主婦在收拾和包裝各種垃圾。

「來到日本，我們都成了撿垃圾的人。」

這裡實行垃圾分類，清潔隊每次來只收一種垃圾，如可燃性的紙張或不可燃的塑料品等等，居民必須分門別類地加以收存，並按時放在後院；放錯了種類，恕不收取。

回程往東京，發現街上也是定時定點收垃圾；逾期時，居民寧可存放家中。

想到台北實行「垃圾不落地」以來，每天清晨，我們巷口常發現夜間偷放置的垃圾，甚至包括破舊的傢俱，其髒亂景象望之令人氣結。僅是公德心我們就輸人一等。

在日本住了幾天，發現此地不但資訊流通快，人民跟進也快。譬如我們都知道鹽多不利健康，但是台灣的食物還是很鹹，醬油醬菜更鹹。

日本不但醬油少鹽，連醬菜也普遍味淡了許多。我買了醬菜要帶回台灣，結果路上當零嘴吃光了。

被我咒罵了幾年的日式包裝，也有所改進，沒有以前那麼層層包裹的浪費現象了，可見環保已漸入人心。

石爹最是讚美鄉村治安好：

「這裡家家都是日夜不上鎖，絕對路不拾遺。」

病人把傘遺忘在候診室外的傘架上，一兩個月後回來，它還原封不動。

有個客戶到一家店舖找傘：「兩個星期前，我把傘丟在這裡了。」

他在傘桶裡找不到自己的傘，老板便拿了貨架上的一把，點頭哈腰地遞給他：「不好意思，請收下這把作為賠償吧。」

當然，這種「古道遺風」只有鄉下有，東京是沒這種好光景的。曾碰到幾位老中遭人偷竊，這是世界大城市的通病，東京並無免疫之力。

很高興有機會品嚐日本的鄉村生活，這該是深入了解日本的最佳途徑。

石爹說，他跑遍日本各地，但是最懷念的，將是這段鄉居日子。

誠然，我才住了幾天，已忍不住要形諸筆墨了。